

五世紀河西漢語的聲母系統 ——以北涼曇無讖譯經對音為中心

向筱路

北京大學

提要

曇無讖（385–433 年）是北涼著名僧人，譯有多種佛教經典，本文對其中的陀羅尼、專有名詞和字母譯音進行對音研究，探討五世紀河西漢語的聲母系統。主要結論如下：（1）全濁聲母讀不送氣音；（2）輕重唇音尚未分化；（3）端組和知組大體已經分化，知組讀舌尖後音；（4）章組聲母讀舌面音，禪母是塞擦音；（5）次濁鼻音聲母是單純的鼻輔音，沒有塞音成分；（6）匣母的對音一分為三。總的來看，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漢語聲母系統沒有表現出能與後世西北方音建立起歷史聯繫的特徵，而是與當時的共同語比較一致。此外，音譯詞的對應形式表明，雖然曇無讖譯經所據的源語言中存在一些俗語因素，但梵語化的程度已經很高，這也說明以梵語為中介對早期僧人的譯作開展對音研究具有合理性。

關鍵詞

曇無讖，河西漢語，聲母，源語言

1. 引言

本文所說的河西漢語指的是河西走廊地區使用的漢語，其地理範圍主要覆蓋今天甘肅省的嘉峪關、酒泉、張掖、金昌和武威等五市，中心為武威。這裏自古以來就是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要道，佛教曾經非常盛行，譯事發達，湧現了不少傑出的譯經僧人，北涼時期的曇無讖（Dharmakṣema，385–433 年）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據僧祐《出三藏記集》記載，曇無讖是中天竺人，六歲時便跟隨達摩耶舍學法，“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明解咒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咒師”。他先後來到龜茲、敦煌，在 412 年（一說 421 年）抵達姑臧（今甘肅武威），受到北涼君主沮渠蒙遜禮遇，在河西從事譯經工作。曇無讖乃“北涼譯經之巨子”（湯用彤 2011: 218），先後翻譯出《大般涅槃經》《大方等大集經》《悲華經》《金光明經》等重要經典，其中有數量可觀的陀羅尼、專有名詞、梵語字母的譯音資料，是研究五世紀初河西漢語音系的寶貴資料。之所以說這批資料寶貴，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在漢語語音史研究所依據的內證材料中，能夠反映這一特定時空下漢語實際語音面貌的材料十分有限或不夠典型；第二，反切、押韻等傳統材料通常只能反映漢語的音類特徵，難以直接顯示音值。

學者們已經注意到了曇無讖譯經對音的重要價值。柯蔚南（South Coblin）認為曇無讖的譯經對音材料可能反映了“古代西北漢語的河西走廊變體”（a Gansu Corridor variety of ONWC），可以作為沙州方言的直接祖語，他利用《悲華經》《金光明經》《佛所行讚》中的陀羅尼和專有名詞做了一些探索（Coblin 1991）。施向東（2009）在研究十六國時代的譯經對音時也利用了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中的資料。這些成果頗有參考價值，有助於了解曇無讖譯音的基本面貌，但仍有很大的繼續深入的空間，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材料佔有方面尚有不足，二是仍未充分將這些材料置於漢語西北音的演變脈絡中去考察，三是對曇無讖譯經所依據的源語言問題關注得不夠。下面首先介紹本文使用的曇無讖譯經資料。

《悲華經》（*Karuṇāpūṇḍarikasūtra*, T03 No.157）中有十五段陀羅尼。該經有漢語異譯本，即《大乘悲分陀利經》八卷（T03 No.158），《大正藏》注云“失譯者名，今附秦錄”。梵語本有 Yamada（1967）整理的精校本。藏譯本有《聖悲蓮華大乘經》（*'phags pa snying rje pad ma dkar po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德格版 No.112）。

《大方等大集經》（*Mahāvaiṣṭhīyamaḥāsamnipāṭasūtra*, T13 No.397）的文本情況較為複雜，薩爾吉（2019）做了詳細研究，列出了各部單經的梵、藏、漢諸本信息，很方便利用。曇無讖譯本中有數量眾多的音譯陀羅尼，分佈在以下幾個部分：（1）

《海慧菩薩品》四卷，漢語異譯本有北宋惟淨等譯《佛說海慧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T13 No.400），藏譯本有《聖意海所問大乘經》（*'phags pa blo gros rgya mtshos shus pa zhes p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德格版 No.152），部分陀羅尼在梵語《大乘集菩提學論》（*Śikṣāsamuccaya*）中亦見引用；（2）《虛空藏菩薩品》五卷，重要的漢語異譯本有唐不空譯《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T13 No.404），藏譯本有《聖虛空藏所問大乘經》（*'phags pa nam mkha' mdzod kyis zhu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德格版 No.148）；（3）《寶幢分》，漢語異譯本有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寶星陀羅尼經》十卷（T13 No.402），藏譯本有《聖大集寶幢陀羅尼大乘經》（*'phags pa 'dus pa chen po rin po che tog gi gzungs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德格版 No.138），吉爾吉特地區發現了《寶星陀羅尼經》的梵文寫本，久留宮圓秀（1978）出版了較為完善的精校本。

《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T04 No.192）中有不少專有名詞被曇無讖音譯為漢語，黃寶生（2015）將這些音譯詞基本都做了解釋，給出了對應的梵語形式，便於進行文本對勘及語音研究。此外，《大般涅槃經》（T12 No.374）的《如來性品》中有對梵語字母（*akṣara*）的譯音，能夠彌補某些梵語音節未見於陀羅尼或專名的缺憾，是重要的參考。

之所以要以曇無讖譯經對音為樣本，來研究它反映的漢語語音系統，這至少有兩方面的考慮。第一，劉廣和、施向東等學者利用兩晉南北朝產生的漢譯佛典中的音譯資料分朝代研究了此一時期的漢語音系，基本結論可參考施向東（2012）。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開展更加精細的研究，具體到十六國之一的北涼曇無讖譯音，雖然學界已有所探討，但如上文所述，還存在一些不足。第二，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中，西北音備受關注，這主要得益於歷史上能夠反映漢語西北音的文獻資料較為豐富，但是也由於這些文獻資料主要產生唐代以降，唐代以前的漢語西北音面貌尚不完全明朗，從這個意義上說，曇無讖的譯經對音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假定曇無讖譯經所用的漢語為當地的西北方言，這也是為什麼筆者使用“西北音”而非“西北方音”來稱呼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程序如下：（1）陀羅尼在音譯時的精密程度往往要高於專有名詞，這一點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因此本文將以曇無讖的陀羅尼對音為基本材料，以專有名詞和字母對音為補充材料；（2）參考梵語、藏語及漢語同經異譯本，進行細緻的文本比勘，從嚴選擇對音形式，排除明顯難以對應的例子後，確定曇無讖譯音字的對應形式，並對其中溢出常規的對音現象進行解釋；（3）結合漢語語音史的既有成果及其證據，考察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五世紀河西漢語的語音面貌。限於篇幅，本文只討論聲母系統。

2. 對音情況及說明

本節按照梵語輔音的次序列出曇無讖譯經中的對音情況，對其中的例外情況隨文進行解釋。只出現在專有名詞中譯音字用前加星號標明，只出現在字母中的譯音字用前加井號標明。

2.1. k 組

- k (見母) 迦加鳩俱翅苾鉤拘羯吃究劫軍鞬冀久居 *駒 *君 *僑 *金 *稽 *驕；(溪母) 呿；(群母) 伽虔崛翹。
- kh (溪母) 佉呿齠區企哈卻；(徹母) *郍。
- g (群母) 龜懼岐祈鉗崛竭具其伽仇窮 *求 *耆 *瞿 *渠 *祇；(見母) 究 *犍。
- gh (群母) 伽仇；(匣母) # 啞。
- ñ (疑母) # 俄。

“郍”對 kh 僅 1 次，見於《佛所行讚·答瓶沙王品》，種族名 mekhaladaṇḍaka 音譯為“彌郍利檀茶”。¹

2.2. c 組

- c (章母) 郅至遮斫戰枝支之梅旃朱周 *脂；(昌母) 叱；(見母) 翅。
- ch (昌母) 叱鴉車；(章母) 遮。
- j (禪母) 閤樹酬時 *誓；(章母) 譖；(澄母) *持；(群母) 耆祇。
- jh (禪母) # 膳。
- ñ (日母) # 喏。

“持”聲母對 j 僅 1 次，見於《佛所行讚·阿羅藍鬱頭藍品》，仙人名 jaigīṣavya 音譯為“持祇沙”。澄母字一般只對應梵語 t 組和 t 組輔音，這裏“持”或許是“時”字之訛，“時”是禪母之韻字，聲母對 j 合適，十六國譯經雖然習慣用之韻字對梵語的 i、e 元音（施向東 2009: 110），但考慮到梵語 ai、e、i 有元音升級現象，jaigīṣavya 即派生自 jigīṣu，之韻字偶爾對 ai 仍可以得到解釋。

¹ 匿名審稿專家指出徹母字“郍”對應 kh “雖僅見一例，語料十分珍貴，《說文》从邑希_曉聲，而‘希’從化和新豐客語都讀 khi，保留上古聲母”。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思路，即曇無讖譯經中的一些特殊現象反映了當地方音的讀法或是有更早的古音來源，這在理論上完全可能。只是從目前材料來看，證據仍然有些單薄，暫錄於此，以備將來詳考。

2.3. ʈ 組

- ʈ (知母) 吒咤置知俯株；(澄母) 茶；(端母) 蒂。
ʈh (知母) 卓卓致 * 吒 * 晝；(徹) [#] 侘；(定母) 陀。
ɖ (澄母) 茶茶持稚脚；(知母) 吒；(定母) 陀提；(來母) 羅 * 藍 * 濫 * 鄰。
ɖh (澄母) 茶；(定母) [#] 袒。
ɳ (娘母) 拏膩；(泥母) 禰那寧。

“蒂”聲母對 ʈ 共 2 次，均見於《大方等大集經·海慧菩薩品》，所在的陀羅尼未見梵語本，有藏語本和不空異譯本可資對照。“阿跋蒂那”對藏語 *abaṭṭani*，不空音譯為“阿嚩吒爾”；“涅槃蒂那”對藏語 *bibaṭṭani*，不空音譯為“尾嚩吒爾”。“蒂”《集韻》收三音：(1) 丁計切，端母霽韻，“瓜當也”；(2) 當蓋切，端母泰韻，“草木根也”；(3) 丑邁切，徹母夬韻，是“憊𦵏”的異體字。從聲韻上看，“蒂”與藏語本記錄的 *ṭṭa* 都有距離，可能另有所本，暫且存疑。

“陀”聲母對 ʈh 僅 1 次，見於《悲華經》，“陀羅卓迦”對梵語 *ṭharaṭhakke*，藏語本作 *ṭharaṭhakake*，秦譯本音譯為“咄厲_{羅嫁}咄翅”，後者對應更加準確。

“陀”聲母對 ɖ 僅 1 次，見於《悲華經》，“闍陀多”對梵語 *jaḍataḥ* “愚昧”，藏語本作 *dzaḍata*，秦譯本音譯為“闍嗒哆”，後者對音更加準確。“提”聲母對 ɖ 共 2 次，也見於《悲華經》。第一例為“戰提”對梵語 *caṇḍe* “杜爾迦女神的一個名號”（單數呼格），藏語本作 *tsaṇḍe*，秦譯本音譯為“旃地”，第二個音節均為定母；第二例曇無讖本亦作“戰提”，秦譯本為“旃陀”，但梵語本為 *datve*，藏語本為 *dānte*，顯然無法對應，暫且存疑。

2.4. t 組

- t (端母) 帝坻沘多咄都兜埤底闢𦵏抵帶低德旦哆堤；(定母) 陀地提禰曇檀啼茶；(澄母) 持。
th (透母) 提涕梯他咄鐵 * 偷；(定母) 陀；(徹母) 癡哆。
d (定母) 提頭檀曇達陀圖豆𦵏題度地彈澄² 但 * 牒 * 墮 * 疊 * 陶；(端母) 坻咄。
dh (定母) 題陀𦵏提檀跌度豆 * 達 * 撻[#] 彈；(端母) 堤登；(澄母) 持。
n (泥母) 禰涅𦵏念禰那捺寧寧𦵏難囊 * 農；(娘母) 尼泥泥；(澄母) 茶。

² “澄”在中古的常見讀音為澄母蒸韻，指“(水等液體)清澈”，由此韻母和聲調發生改變，讀定母嶢韻，指“使液體裏的雜質沉下去，讓液體變得清澈”，這項音變構詞應該發生在上中古之交(向筱路 2022: 405–410)。曇無讖在用“澄”字聲母對應梵語 d 時，可能是取其定母讀音。

“持”聲母對 *t* 共 2 次，均見於《悲華經》：“伊毘持”對應梵語 *iviti*，秦譯本作“伊毘雉”；“坻毘持”對應梵語 *diviti*，秦譯本作“帝毘雉”。此外，“持”聲母對 *dh* 僅 1 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悲品》，這部分未見梵語本，“持律提”對應藏語本 *dhriti*，即梵語 *dhṛti* “支持”，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地履底”。

“哆”在《廣韻》中有 7 個讀音：徹母麻韻、昌母紙韻、端母哿韻、昌母馬韻、昌母志韻、端母箇韻、知母禡韻，曇無讖到底取的是哪一讀呢？在筆者考察的資料中，“哆”共出現 17 次，除了 3 例源語言形式暫不明確外，其他例子中“哆”韻母對應的梵語元音均是 *a*，由此可以排除止攝的讀法。在聲母方面，2 例對應梵語 *t-*，如 *hasta* “手”譯為“咄哆”；3 例對應梵語 *tr-*，如 *tatra* “那裏”譯為“坦哆”；2 例對應梵語 *ty-*，如 *satya* “真諦”譯為“薩哆”；6 例對應梵語 *th-*，如 *yathā* “如同”譯為“夜哆”；1 例對應梵語 *sth-*，如 *sthāme* “力量”譯為“哆彌”。其中對應 *tr-*、*sth-* 的情況將在 4.1 節解釋。如此看來，或許“哆”對應 *th-* 之類的輔音時選取的是徹母麻韻音，對應 *t-* 之類的輔音時選取的是端母歌韻系的讀音。³

“癡”聲母對 *th* 共 2 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的《陀羅尼品》和《曠野鬼品》，均為“卑利癡比”對應梵語 *prthivī* “大地”，波羅頗蜜多羅分別譯為“畢利地毘”和“比履地毘”。

“茶”聲母對 *n* 僅 1 次，見於《悲華經》，“阿茶伽”對應梵語 *anaka*，秦譯本作“阿唎迦”，暫且存疑。

2.5. *p* 組

- p* (幫母) 鉢波半博簸卑賓般撥逋富弗*界*鉢*巴；(並母) 比跋頻罷婆嘍罷。
- ph* (滂母) 頗破。
- b* (並母) 婆嘍弊跋佛伏*毗*瓶。
- bh* (並母) 婆嘍毘頻朋復浮脾*負*澆；(幫母) 波半；(滂母) 頗。
- m* (明母) 摩魔彌末沫茂目無牧蜜曼咩暮牟勿文藐*門。

“半”聲母對 *bh* 僅 1 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半伽邏”對應梵語 *bhaṅkara*，藏語本作 *bhaṅkara*，應該是由 *bhāma* “光明”與 *kara* “造作”構成的複合詞。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崩伽邏”，參照下一句以“鉢囉朋迦邏”音譯 *prabhaṅkara* “造光明”，“崩”或許是“朋”字之訛。由此推測，曇無讖譯本中的“半”也可能是“伴”等並母字之訛。

³ 柯蔚南 (Coblin 1994: 118) 只給“哆”列出了端母歌韻系的讀音，給出的曇無讖對音形式僅有 *tra*、*trā-*。

“頗”聲母對 bh 僅 1 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往古品》，“婆羅咄頗婆”對應梵語 *prādurbhava* “生起”，波羅頗蜜多羅譯為“鉢囉突婆婆”，這裏“頗”或許是“婆”字之訛。

2.6. 半元音⁴

- y (喻四) 移夜延裔襄由油耶易揄鹽育蛇俞也 *夷；(喻三) 炎；(禪母) *閹。
r (來母) 羅囉邏流梨離攞隸利留賴樓婁蘭憐六勒呤律 *輪 *盧；(影母) 鬱憂。
l (來母) 梨犁離隸連路藹羅邏藍嵐樓婁落憐力稜流。
v (並母) 毘比婆嘍頻驃跋弊畔朋脾菩鞞凡 *弼；(幫母) 波；(匣母) # 和。

“閹”對 y 僅 1 次，見於《佛所行讚·阿羅藍鬱頭藍品》，仙人名 *gaya* 音譯為“伽閹”，同樣的譯法也見於與曇無讖差不多同時的劉宋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394–468 年) 的譯作中。在曇無讖譯經中，“閹”通常對 j，這或許反映出他所依據的源語言中，可能存在 -j->-y- 的音變條例，這在犍陀羅語中較為常見，例如梵語 *mahārāja* “大王”總是寫作 *maharaya* (Burrow 1937: 6)。由此可以推測，曇無讖等人面對已經犍陀羅語化的 *gaya* 時，將它逆構出梵語形式 **gaja*，從而音譯為“伽閹”。值得注意的是，主要流行於印度東部的摩揭陀語中也存在 j>y 的音變，但通常只發生在詞首，如果 j 位於元音之間，則會直接丟掉 (Pischel 1957: 170–171)。這透露出曇無讖在譯經時受到的是古印度西北部方言的影響，而非東部方言。

“波”是幫母字，對 v 存在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波”是“婆”的訛字，佛經中“波”與“婆”相互訛混的例子很多，不煩備舉；第二，譯經源語言中發生了 -p->-v- 的音變，這條規則在犍陀羅語中比較常見 (Burrow 1937: 8)。

2.7. 噤音組

- ś (書母) 羶舍輸守施除尸奢絀首世勢獸散 *儻 *勝 *濕；(心母) 蓊；(澄母) 池。
ṣ (生母) 沙師 *森 *瑟 *澁；(書母) 舍；(心母) 蓊。
s (心母) 三娑莎須薩蘇屑肅素寫修宿僧悉珊私思希蓊 *孫 *藪 *尸；(生母) 娑。

⁴ 梵語的輔音 y、r、l、v 在語音學上屬於近音 (approximant)，但考慮到不少梵語語法著作及梵漢對音研究都將它們稱作半元音，這裏仍沿用此術語。



“池”聲母對ś僅1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虛空藏菩薩品》，“涅槃池”對 nirdeśe “解說”（單數依格），不空音譯為“涅槃_{寧逸反}爾_{爾勢平聲}”，書母祭韻字“勢”對 śe 合適。這裏“池”或許是“施”字之訛。

“娑”聲母對s僅1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娑遮尼”對 sacane “助益”（單數依格），波羅頗蜜多羅音譯為“薩遮尼”，對音十分規整。這裏“娑”可能是“娑”字之訛。

2.8. 氣音及其他

h （曉母）訶呵醯興呼休咻嘻漢韡；（匣母）嗜睮。

kṣ （初母）叉闕差廁；（生母）颯。

jñ （禪母）閤禪；（日母）若*爾。

Ø （影母）阿烏頽伊安因禪遏渥鴛郁菴*奄*湮。

“睮”聲母對h僅1次，見於《悲華經》，“婆睮頗羅”對 bahuphala “有很多果實的”，秦譯本作“婆睮頗邏”，只是用字微殊。

“颯”對應梵語 kṣu 共10次，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四天王護法品》，波羅頗蜜多羅用“筵_{初後反}”來對。據《大正藏》校勘記，宋、元、明、宮本均作“啾”。

“颯”是“颯”的異體字，讀生母尤韻，生母一般不對梵語的輔音叢 kṣ。“啾”《集韻》收三音：莊母肴韻、精母尤韻、從母尤韻，聲母均不合梵語 kṣ 的一般對應規律。筆者推測，或許“颯”是“酖”的訛字，二字形體逼似，有訛混的可能。“酖”與“瞽”是異體關係，《廣韻》注音楚鳩切，與 kṣu 能夠嚴整對應。

3. 聲母系統的討論

3.1. 全濁聲母是否送氣

《切韻》音系的全濁聲母是否送氣是音韻學領域討論已久的話題，學者們大多參考了佛典譯音資料，這是因為梵語的阻塞音（obstruents）有系統的送氣不送氣的對立，可以藉此考察漢語聲母的情形。

施向東（2009: 102）在討論十六國時代譯經對音中的全濁聲母是否送氣時，特別引用到了曇無讖的字母譯音：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八佛論字本一節，有梵文字母與漢字對譯的資料，ga 譯“伽”，gha 譯“咍”。咍字是專門造出來對譯送氣濁塞音 gha 的。梵

文輔音字母單寫時都帶著 a 元音念，對譯時照例都用歌麻部字，唯獨送氣濁音用陽聲字：gha 哱 jha 膳 dha 袒 dha 彈 bha 滂。這種情況說明，漢語的濁塞音是不送氣的，譯經僧人感覺梵語送氣濁塞音是一種很特別的音，才用了這個特別的對譯方法。

這個分析比較合乎情理。的確，從曇無讖的音譯策略來看，他用漢語的全濁聲母陰聲韻字對梵語的濁不送氣阻塞音，合理的解釋是漢語的全濁聲母讀不送氣音；只在面對梵語送氣濁輔音時曇無讖才使用漢語陽聲韻字，那麼問題是，“這個特別的對譯方法”背後的依據是什麼呢？筆者認為這與濁送氣輔音的語音學特徵有關。

從發聲類型看，漢藏語系的濁送氣輔音屬於氣嗓音（breathy voice），生理表現為聲帶前約有三分之二振動產生濁音，而後三分之一分開，通過高速氣流產生送氣摩擦噪音（孔江平 1993）。實驗語音學研究表明，鼻化元音和氣嗓音元音有一些相同的發聲性質，如變大的第一共振峰帶寬、更強的第一諧波，鼻輔音和氣嗓音的能量主要集中在低頻區域，因此聽話人可能會把鼻音錯誤地感知成帶有氣嗓音，或者說話人會把鼻音發得帶有氣嗓音，以此來強化鼻音的發聲性質（Garellek et al. 2016）。據此可以推測，由於五世紀河西漢語沒有濁送氣輔音，為了更好地模擬梵語的 gha、jha、dha、dha、bha 等濁送氣輔音，曇無讖選用濁聲母的陽聲韻來對，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濁聲母字和梵語的濁送氣輔音同屬於濁音，同時通過漢語的鼻音韻尾來激活聲母的送氣特徵，使之盡可能地與梵語的送氣輔音在聽感上相似。

3.2. 輕重唇音是否分化

柯蔚南（Coblin 1991: 16）和施向東（2009: 105）都明確指出曇無讖時代的漢語輕重唇音尚未分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從 2.5 節列出的對音情況來看，在對應梵語 p、ph、b、bh、m 等雙唇輔音時，兼用漢語的輕重唇音字。

此外，根據 2.6 節的整理，可以發現曇無讖主要用並母字對應梵語的半元音 v，絕對大多數後世也讀並母，只有“凡”後來變為輕唇。“凡”共對音 3 次，均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往古品》：（1）“婆凡”對應梵語 bhāvaṃ “存在”，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婆婆”（對應原形 bhāva）；（2）“富婁沙多凡”對應梵語 puruṣatvaṃ “人性”，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布婁沙埤”（對應原形 puruṣatva）；（3）“帝多凡”對梵語 stritva “女子的狀態”，波羅頗蜜多羅譯為“悉帝喇埤”。結合曇無讖譯音的整體面貌，可以推測他所依據的源語言中存在 b 與 v 混淆的現象，即將 v 讀成 b，這在唐以前的譯經對音中頗為常見（劉廣和 2017）。“凡”字的對音也應如此解釋，即當時“凡”仍讀重唇，聲母對應讀成 b 的 v。

3.3. 舌頭舌上是否分化

柯蔚南並未專門討論古西北方音的知組音值，他說“*t*、*th*、*d*、*n* 系列的音值目前尚未確定”（Coblin 1991: 30）；施向東（2009: 108）認為十六國譯經對音中端組和知組已經分化，後者的音值是卷舌音。兩位學者的意見有所不同。

根據 2.3 節、2.4 節列出的對音情況可以發現，暫且先不論鼻音，曇無讖傾向於使用端組聲母對梵語的 *t* 組輔音，使用知組聲母對應梵語的 *t* 組輔音（來母字對 *d* 的現象將在下文解釋）。其中存在少數例外，除了無法確認準確對應形式的例子之外，其他兩組相涉的對音字有：徹母字“癡”對 *th* 共 2 次，“哆”對 *th* 共 7 次；澄母字“持”對 *t*、*dh* 共 3 次；定母字“陀”對 *th*、*d* 共 2 次，“提”對 *d* 共 2 次。知組混入端組的現象要更多一些。從這些情況來看，曇無讖譯經反映的五世紀河西漢語中，舌頭和舌上音總體上已經分化，從對音情況看，知組應該讀作舌尖後音。不過，不排除有個別知組字仍讀同端組的可能性，換言之，知組和端組的分化可能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

至於泥母和娘母，它們在曇無讖的譯音中相混的比例要更高，這可能是因為“鼻聲比較塞聲容易混淆”，所以娘母“在各方面都往往和泥母分劃不清”（羅常培 1931a）。施向東（2009: 104）注意到“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八佛論字本一節，將梵文 *na* 譯為拏，以區別於 *na* 那，可見兩紐已經分別”，筆者贊同這個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梵語的清送氣輔音 *th* 時，曇無讖似乎更傾向於使用知母字，而較少使用徹母字，其中的緣由尚不完全清楚，有待進一步研究。

3.4. 章組聲母的音值

根據上文整理的對音情況，可以發現曇無讖主要用章組聲母對應梵語的 *c* 組輔音及囉音 *ś*，幾乎不牽涉任何精組字，這一點羅常培（1931b）已經有所注意。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唐代不空譯經同時用精組和章組聲母來對應梵語的 *c* 組輔音，劉廣和（2002: 27–28）的解釋是，“假定梵文 *c* 組念舌葉的 *tʃ* 組音，它就既能對成精組念的 *ts* 組音，也能對成章組念的 *tc* 組音”，而至於曇無讖等人只用章組字來對，是因為他們覺得梵語 *c* 組輔音更像章組字。筆者比較贊成劉先生的解釋，認為曇無讖譯經所據的漢語音系中章組聲母應讀舌面音，這可以得到部分章組字特殊對音的佐證。

施向東（2009: 104）注意到十六國對音中存在用章組字對應梵語 *t*、*d*、*n* + *i*、*y* 的現象，他認為這“正好說明了章組聲母來源於舌尖塞音”。據筆者調查，曇無讖譯經對音中也有此情況。（1）“遮”聲母對 *ty* 共 3 次，均用於對應梵語 *satya* “真諦”的“薩遮”，見於《悲華經》及《大方等大集經》的《海慧菩薩品》與《虛空藏菩薩品》，後兩者法護、不空分別譯為“薩爹”和“婆底_{輒以反}也_{二合}”。（2）“闍”聲母

對 *dy* 共 3 次。《悲華經》中“毘闍”“比闍”對應梵語 *vidyā* “明咒”，秦譯本作“毘滯_{除又反}”；“毘舍羅闍”對應梵語 *vaiśāradya* “無畏”，秦譯本作“毘舍伽羅滯_{除若反}”。

這到底是反映了“遮闍”等字此時仍讀成舌尖音聲母呢，還是曇無讖所據源語言中發生了顎化音變？從系統性的角度看，筆者認為後者成立的可能性更大。從曇無讖的譯音選字來看，章組字基本上都對應梵語的 *c* 組輔音及擦音 *ś*，對出舌尖音的只有“遮闍”兩字，而它們對應 *c*、*j* 是主流；其次，從漢語韻書、字書、音義書的注音看，“遮”未見有讀成舌尖音聲母的記載，“闍”儘管有當孤切的讀法（參宗福邦等主編 2019: 2292, 2395），但卻是模韻字，不適合用來對 *a*，因此曇無讖選擇的應是其視遮切一讀。

在印度俗語中，當 *y* 出現在 *t* 組輔音後時，它會促使其發生顎化，然後自己與之同化，即 *tya* > *cca*、*dya* > *jja*（Pischel 1957: 197）。按此規則，或許“薩遮”對應的是俗語化的 *sacca*、“毘闍”對應的是 *vijja*。值得注意的是，*dya* 在摩揭陀語中變為 *yya*，如梵語 *adya* “今天”作 *ayya*，結合“闍”的對音，可以推測曇無讖譯經應該未受摩揭陀語的影響。

根據 2.8 節的整理，在對應梵語輔音叢 *jñ* 時，使用日母字“若”32 次、“爾”1 次、禪母字“禪”1 次、“闍”5 次。李建強（2017: 251）曾根據對音材料考察了梵語 *jñ* 的讀音，其結論是：

根據梵漢對音的證據，梵文 *jña* 至晚在 10 世紀就有 [gɳa]、[dɳa] 的念法，至晚在宋遼時期，就有 [gja] 的念法兒。另外 *jña* 還可以讀成 [dzɳa] 和 [ɳa]，而且，後兩種讀音的證據比前面三種的早。

這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曇無讖用日母字對梵語 *jñ* 的現象，即他將 *jñ* 讀成了 *ñ* 或 *ññ*，同時反映出當時日母應是單純的鼻音 [ɳ]（施向東 2009: 103）。那麼該如何解釋禪母字對 *jñ* 的現象呢？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曇無讖所據的源語言有關。根據 12 世紀印度耆那教學者金月（Hemacandra, 1088–1172/1173 年）的描述，俗語中 *ājñā* “命令”可寫作 *ajjā*、*jñāna* “智慧”可寫作 *jāṇa*（Pischel 1957: 195），按此規則，曇無讖用“闍那”對應的便是俗語化後的 *jāṇa*。

曇無讖用禪母字對梵語的 *j*、*jh*、*dy*、*jñ*，儘管形式較為多樣，但都表現出塞擦音的性質。有學者主張中古船母和禪母在韻圖上的位置應對調，曇無讖的譯音也支持這一點。⁵

⁵ 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禪母多對應 *j* 能否直接證明相對於船母，禪母才是塞擦音，恐怕言之過早”，其中一個理由是“船母僅 78 字，如果禪母來自船母（大部分），在五世紀河西漢語仍讀

3.5. 次濁鼻音聲母的音值

次濁鼻音聲母讀成鼻冠音是漢語西北音的重要特徵，從對音材料看，這個現象至晚可以上溯到初唐（劉廣和 2011）。那麼更早時代的情形如何呢？

柯蔚南注意到曇無讖用“甚婆餓”對 jibhaṃga、“首楞嚴”對 sūraṅgama，他由此認為“古西北方音的 *ŋ 語音學上可能是 [ŋg]，但很難確證這一點”（Coblin 1991: 12–13）。向筱路（2024）對這兩個例子提出了不同看法，主張後者應該是沿襲舊譯，前者在同經異譯本《大乘悲分陀利經》中作“視多伽”，由於兩種漢譯相差較大，可能存在版本差異，應存疑待考。

經過更加仔細的調查，筆者發現在曇無讖譯經對音還存在兩個類似的現象，需要討論。（1）《大方等大集經·海慧菩薩品》中“烏闍嚴彌”對應藏語本 odzogame，法護譯作“烏儒仁祖切識彌引”，其標準梵語形式應該是 ojas “勇氣”+gama “前進”>ojogame（單數依格），如此則疑母字“嚴”與 gam 對應。（2）《悲華經》中“尼呵我摩茂隸”對應梵語本 nihaṃgamapare、藏語本 bihaṃgampure，秦譯本作“昵酣牟甘反伽摩目隸”，從對音上看，兩個漢語音譯與梵語本記錄的形式更加貼合，只是倒數第二個音節應是 mu，不過在現有梵語辭書中並未見到 nihaṃgamamure。藏語本記錄的形式值得注意，可能記錄的是梵語 vihaṃgama “飛行”+mure “超過”（單數依格），但是漢譯首字均是娘母，與 vi 難以對應，只能暫時存疑。加上這兩例，則目前在曇無讖譯經對音中共見到四例可能反映出鼻音聲母讀成鼻冠音的證據，其中一例是沿襲舊譯，兩例一時難以給出明確的解釋、可能存在版本差異，只有一例說服力較強。⁶

筆者對照漢譯本及梵藏文本，發現有時漢語非鼻音聲母字也可以對應梵語鼻輔音+濁塞音的輔音叢。例如《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中“遮慕跏”對應藏語 tsamuṇḍe，即梵語 cāmuṇḍe “杜爾迦女神的一個名號”（單數呼格），“慕”是暮韻字，只能與 mu 對應，那麼 ṇḍe 便由澄母字“跏”對出；波羅頗蜜多羅譯為“者問池”，則是嚴整的對應。又如“慕茶”對應梵語 muṇḍa “禿頭”，波羅頗蜜多羅則譯為“問茶”。

塞擦音，作為對音用字的機率當然大”。筆者非常贊同在考察譯者在翻譯時的選字時需要關注不同音類的轄字數量，不過就此問題而言，假使此時船母讀塞擦音、禪母讀塞擦音，即使船母字少，但沒有一例船母字用來對梵語的濁塞擦音，這仍有些令人難以置信。當然，船母和禪母的構擬還需要綜合考慮更多因素，筆者在這裏僅就曇無讖的譯經對音材料做出論斷。

⁶ 向筱路（2024）說“在曇無讖譯《悲華經》和《大方等大集經》的陀羅尼對音中並沒有找到次濁鼻音聲母帶有同部位濁塞音的確鑿例子”，現在看來這個表述需要略作修改。

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五世紀漢語的全濁聲母字是鼻冠音，源語言因素或許可以來解釋此問題。Brough (1962: 100) 提到犍陀羅語中，位於濁輔音前的鼻音有少數會發生弱化或失落，如梵語 *samyak-sambuddha* “正等覺” 寫作 *same-sabudha* 等。也許這裏曇無讖所依據的形式便是 **cāmuḍe*。⁷

此外，從曇無讖對梵語字母的音譯來看，漢語鼻音聲母都用來對應梵語的鼻音：“俄”對 *ṇa*，“拏”對 *ṇa*，“那”對 *na*，“摩”對 *ma*。我們可以拿反映八世紀西北音的唐代不空對音作為對照，他用鼻音聲母兼對梵語的鼻音和濁不送氣音，例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T19 No.1019) 中，“曩_{舌頭呼}”對 *na*、“娜”對 *da*，“莽_{輕呼}”對 *ma*、“麼”對 *ba*，“停_上”對 *ṇa*、“拿_上”對 *ḍa*，這反映出不空所操漢語的鼻音聲母讀成了鼻冠音。

綜上所述，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漢語系統中，次濁鼻音聲母是單純的鼻音，不帶有同部位的濁塞音。

3.6. 匣母和喻三的音值

曇無讖譯經對音中出現的匣母字很有限，僅有 4 個，但對音表現卻比較參差：“喧”對 *gh*、“和”對 *v*、“嗜暎”對 *h*。

根據施向東 (2009) 的調查，十六國對音中匣母開口字對 *g*、*gh*，合口字對 *v*，未見匣母字對梵語 *h* 的例子，他對此的解釋是：

看來詞彙擴散理論是對的，匣紐字此時正處在變化中，一些已經變為 *ɣ* 了，一些還沒有變。變了的那部分匣紐字合口的譯 *v*，儘管後來其中有三等介音的那些字失去了 *ɣ* 而與以紐合流，但我們還沒有證據說十六國時代這個 *ɣ* 已經失去。

施先生應該是主張當時匣母部分讀 *g*、部分讀 *ɣ*，他所說的匣母合口包含了部分喻三聲母字，如“韋違衛于越”等，它們應該讀成 *ɣiɥw-*。從曇無讖對音中出現的例子來看，這個擬音方案不能很好地解釋“和”對 *v* 的現象，即為什麼要用 *ɣw-* 之類的聲母去對應梵語的半元音 *v* 呢？

筆者認為，劉廣和 (2002: 156) 在討論東晉譯經對音時的處理辦法頗有借鑒價值：

⁷ 犍陀羅語的這項音變特徵在其他語言中也常出現，詳見朱曉農、寸熙 (2007)。

匣類情況比較複雜。匣、雲的合口字對 *v*，匣的開口字有的對 *h*，有的對 *g*。對音三分的現象全用一個 *[ɣ]* 解釋顯得勉強。匣類依著俞敏先生說應該有兩個聲母：*[g]*、*[v]*，跟曉類混淆的那部分匣類字念了 *[h]*。

儘管曇無讖譯經中只出現了 4 個匣母字，但對音表現剛好可以分為這三類，假使這些譯音字都準確無誤，那麼忠實於材料，恐怕也應該採用劉先生提出的方案，只是讀成擦音的那部分擦音可改擬為清輔音 *[x]*。

曇無讖譯音中只出現了 1 個喻三聲母字“炎”，《悲華經》中“尼炎”對應梵語 *niyāma* “確定”，秦譯本作“拈耶磨”。曇無讖通常用喻四聲母字對梵語半元音 *y*，假使“炎”的對音準確無誤，那麼可以說喻三、喻四合流的語音演變在五世紀的河西地區已經出現。但這只是孤證，有待更多材料的發掘。

4. 曇無讖譯經的源語言面貌

蒲立本曾指出鳩摩羅什（Kumārajīva, 343–413 年）的譯經對音反映出一些俗語特徵，尤其是單輔音在元音間發生濁化，柯蔚南贊成此說，並認為曇無讖的譯音有相同的表現（Coblin 1991: 10）。元音間的輔音濁化現象可以用來解釋對音中的一些清濁相混現象，特別是用漢語的濁輔音去對應梵語中元音間的清輔音。例如《悲華經》中 *dānta* “調伏”音譯為“檀陀”，秦譯本則譯作“檀哆”；《大方等大集經·海慧菩薩品》中 *ojopati* “勇主”音譯為“烏闍跋底”，法護則譯作“烏惹鉢底”。

經過調查，筆者發現除了上文已經列舉出的 *v>b*、*dy>jj*、*j>y* 等印度俗語或犍陀羅語的音變現象外，曇無讖譯音還反映出兩項較為突出的俗語特徵：（1）輔音叢的同化，（2）*ɖ>l*。後者在早期對音中較為常見，學者們較為熟悉，而前一項則較少被提及。總的來看，儘管曇無讖譯經對音所據的源語言中存在一些俗語因素，但梵語化的程度已經很高，無論是陀羅尼還是專名均是如此，這也表明以梵語為中介對曇無讖的譯作開展對音研究具有合理性。

4.1. 輔音叢的同化

在印度俗語中，輔音叢往往會發生同化音變，與本文討論有關的一些具體規則如下：（1）*r* 與阻塞音組合時會被同化，如 *cakra* “輪盤”*>cakka*、*grāma* “村莊”*>gāma*，⁸ 但是 *tatra* “那裏”*>tattha*；（2）*l* 與阻塞音組合時會被同化，如 *kalpa* “劫”

⁸ 嚴格來說，*grāma* “村莊”*>gāma* 並不屬於同化，這可能是因為印度俗語一般不允許 *gg* 等雙生塞音（geminate stop）位於詞的起首位置。

>kappa、valkala “樹皮”>vakkala; (3) sta和stha變成tth,如hasta “手”>hattha (Woolner 1917: 18–20)。曇無讖譯經對音中的一些“異常”現象可以用上述規則解釋。⁹

見母字“干迦”對應梵語 kr-, 例如: (1) “浮摩坻干坻”對應 bhūmātikrante “超越大地”,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浮摩帝迦蘭帝”; (2) “遮迦”對應 cakra “輪盤”,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遮迦羅”, 但《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中則譯為“斫迦邏”。

群母字“伽”對應梵語 gr-, 例如: (1) “阿伽頗羅”對應 agraphala “最勝果”,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阿伽羅頗羅”; (2) “伽摩”對應 krama “次第”,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伽羅磨”。

端母字“帝”對應梵語 tr-, “那叉帝”對應 nakṣatra “星宿”, 見於《悲華經》。“咄哆”對應 tatra “那裏”, 見於《悲華經》, 這裏“哆”取徹母音。

定母字“提陀度”對應梵語 dr-, 例如: (1) “薩婆音提”對應 sarvāindriya “一切諸根”,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薩便寅坻利耶”; (2) “梅陀”對應 candra “月亮”, 見於《悲華經》; (3) “度摩”對應 druma “大樹”,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杜摩”。

幫母字“波比般”、並母字“婆”對應梵語 pr-, 例如: (1) “波婆散尼”對應 prabhāsane “發光”,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波羅婆娑帝”; (2) “比坻”對應 prīti “喜悅”, 秦譯本作“畢履帝”; (3) “婆提波”對應 pradīpa “燈光”, 秦譯本作“波羅坻波”; (4) “鉢帝”對應 prati “朝著”, 見於《悲華經》, 秦譯本作“波羅帝”; (5) “婆坻”對應 prati “朝著”, 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往古品》, 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婆囉拈”。

並母字“梵”對應梵語 br-, 例如“梵摩”對應 brahma “梵行”, 見於《悲華經》及《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海慧菩薩品》, 秦譯本和法護分別譯為“婆羅呵磨”和“沒囉_{二合}賀摩_{二合}”。

見母字“枳”對應梵語 kl-, 例如“枳奢”對應 kleśa “煩惱”, 見於《大方等大集經·虛空藏菩薩品》, 不空譯為“羯犁_{二合}奢”。

⁹ 匿名審稿人指出: “不管是否同屬一個音節, 在印度俗語都歷經強化 (fortition), 產生雙生塞音 (stop geminate)。而譯經依序用見、群、端、定、幫、並母, 對應梵語 kr-/kl-、gr-、tr-、dr-、pr-、br-, 想必因為五世紀河西漢語無複聲母, 再者 Sonority Dispersion Principle (SDP) 偏好聲母和韻核的響度差距愈大愈好, 流音 (l、r) 消失不在話下。”這對本文的分析是很好的概括和補充。

微母字“哆”對應梵語 *sth-*，例如“哆彌”對應 *sthāme* “力量”，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波羅頗蜜多羅譯為“薩他彌”。

4.2. *ḍ>l*

ḍ>l 的音變在印度俗語及于闐語的梵語借詞中頗為常見 (Woolner 1917: 14)。在筆者考察的曇無讖譯經資料中，排除沿襲古譯的譯法外，共找到 4 個以來母字對應梵語 *ḍ* 的例子，其中 3 例見於專有名詞、1 例見於陀羅尼。(1) 人名 *arāḍa* 音譯為“阿羅藍/阿羅藍”，見於《佛所行讚》；(2) 比丘名 *kaunḍinya* 音譯為“橋隣如”，見於《佛所行讚》，不過據《大正藏》校勘記，宋、元、明本作“橋陳如”；(3) 伊羅 (*eḍa*) 後裔 *aiḍa* 音譯為“湮羅”，見於《佛所行讚》；(4) *varaṇāḍaye* 譯為“婆藍那羅易”，見於《悲華經》，秦譯本作“婆嵐那唎夷”。上述對音現象可以經由這條規則得到合理的解釋。

4.3. 存疑的現象

如果以曇無讖譯音的漢字讀音為參照，反觀他對梵語輔音叢的音譯策略，似乎還存在一些特殊的音變條例，但現有的語法著作並未收錄，暫且記錄如下，以備將來詳考。

來母字“梨”對應梵語 *tr-*，例如“梨比目叉”對應 *trivimokṣa* “三解脫”，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悲品》，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底履毘慕去所”。是否反映出 *tr->r-*？在俗語中，*tr-* 通常音變為 *tta-*，或者受 *r* 的影響捲舌化為 *ṭṭ-* (Pischel 1957: 202, 205)。¹⁰

幫母字“撥”對應梵語 *sp-*，例如“撥施”對應 *sparsā* “觸碰”，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陀羅尼品》，波羅頗蜜多羅譯為“娑波履奢”。是否反映出 *sp->p-*？在俗語中，*sp->pph-*，如 *sparsā* 應音變為 *phamsa* (Woolner 1917: 19)。

明母字“蜜”對應梵語 *sm-*，例如“蜜帝”對應 *smṛti* “憶念”，見於《悲華經》，秦譯本作“悉彌離帝”。是否反映出 *sm->m-*？在俗語中，*sm-* 通常音變為 *mh-*，如 *vismaya* “驚奇” *>vimhaa-* (Woolner 1917: 21)。

端母字“帝”對應梵語 *str-*，例如“帝多凡”對應 *strītvam* “女子狀態”，見於《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往古品》，波羅頗蜜多羅譯為“悉帝唎埤”。是否反映出 *str->t-*？

¹⁰ 匿名審稿人提示：“一個可能性是：來母字‘梨’在五世紀河西漢語讀 *t-*，今長汀、武平和南康等客方言，永豐、臨川、樂平等贛方言，以及衡陽西渡、衡南茅市等湘方言就讀 *t-*。”筆者認為這是值得思考的方向，但就目力所及，似乎並未發現在現代西北方言和歷史文獻中有支持“梨”讀 *t-* 聲母的證據，因此暫識於此。

5. 結語

根據上文討論，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漢語聲母系統可以歸納如下，沒有直接對音證據而是按照系統性原則及既有研究推理得出的聲母用星號標明。

幫非 p	滂敷 p ^h	並奉 b	明微 m		匣 ₂ v
*精 ts	*清 ts ^h	*從 dz		心 s	*邪 z
端 t	透 t ^h	定 d	泥 n		來 l
知 t̪	徹 t̪ ^h	澄 ɖ	娘 ŋ		
*莊 tʃ	初 tʃ	*崇 dʒ		生 ʃ	
章 tɕ	昌 tɕ ^h	禪 dz	日 ɳ	書 ɕ	*船 z
見 k	溪 k ^h	群匣 ɣ	疑 ŋ		
影 ʔ				曉匣 ₃ x	以 j

如果對照王力（2014: 108–109）構擬出的魏晉南北朝（220–581 年）漢語聲母系統，可以發現除了匣母一分為三、知組讀成舌尖後音外，無論是音類還是音值，曇無讖譯音反映出的漢語聲母系統都與之沒有什麼太大分別。再從歷時的語音演變來看，曇無讖譯經所見的聲母系統也不能與後世如八世紀不空譯音反映的唐代西北音建立起歷史聯繫，諸如次濁鼻音聲母帶有同部位的濁塞音、全濁聲母送氣等均不見於曇無讖的譯音（劉廣和 2011）。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五世紀的漢語西北方音尚未發展出後世西北音的典型特徵；第二，僧人們在譯音時所用的是當時通行較廣的共同語，而不是河西方音。筆者較為贊同後一種解釋，從這個角度說，本文所用的“河西漢語”並不必然指稱某種方言土語。對於其性質的最後確認，還需要對曇無讖譯經對音反映出的韻母系統進行研究。

鳴謝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早期漢譯佛典源語言與魏晉南北朝譯經對音研究”（23CYY00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中國語文通訊》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修改建議，在此表示感謝。當然，文中如有錯訛，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黃寶生（譯注）。2015。梵漢對勘佛所行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Baosheng Huang (trans. & annot.). 2015. *Fan-Han Duikan Fosuoqing Za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久留宮圓秀（校訂）。1978。梵文宝星陀羅尼經。京都：平樂寺書店。Enshū Kurumiya (coll.). 1978. *Ratnaketuparivarta: Sanskrit Text*. Kyoto: Heirakuji Shoten.
- 孔江平。1993。苗語濁送氣的聲學研究。民族語文 1。67–73。Jiangping Kong. 1993. Miaoyu zhuosongqi de shengxue yanjiu. *Minzu Yuwen* 1. 67–73.

- 李建強。2017。敦煌·對音·初探——基於敦煌文獻的梵、藏漢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Jianqiang Li. 2017. *Dunhuang · Duiyin · Chutan: Jiyu Dunhuang Wenxian de Fan, Zang-Han Duiyi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劉廣和。2002。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Guanghe Liu. 2002. *Yinyun Bijiao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Chubanshe.
- 劉廣和。2011。《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正藏九種對音本比較研究——唐朝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再探。見郭錫良、魯國堯（主編），中國語言學（第五輯），57–7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Guanghe Liu. 2011.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Dazhengzang jiuzhong duiyinben bijiao yanjiu*: Tangchao Zhongguo beibu fangyin fenqi zaitan. In Xiliang Guo, Guoyao Lu et al. (eds.), *Zhongguo Yuyanxue*, diwu ji, 57–70.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劉廣和。2017。梵漢對音反映佛教梵語有 b 和 v 混淆的現象。第 11 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台灣中央大學，11 月 3–4 日。 Guanghe Liu. 2017. Fan-Han duiyin fanying Fojiao Fanyu you b he v hunxiao de xianxiang. Di 11 Jie Hanwen Fodian Yuyanxue Guoji Xueshu Taolunhui, Taiwan Zhongyang Daxue, 3–4 November.
- 羅常培。1931a。知澈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1)。121–157。 Changpei Luo. 1931a. Zhi che cheng niang yinzhi kao.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3(1). 121–157.
- 羅常培。1931b。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2)。263–275。 Changpei Luo. 1931b. Fanwen eyin wumu zhi Zang-Han duiyin yanjiu.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3(2). 263–275.
- 薩爾吉。2019。大方等大集經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Saerji. 2019. *Dafangdeng Daji Jing Yanjiu*. Shanghai: Zhongxi Shuju.
- 施向東。2009。音史尋幽：施向東自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Xiangdong Shi. 2009. *Yinshi Xunyou: Shi Xiangdong Zixuanji*. Tianjin: Nankai Daxue Chubanshe.
- 施向東。2012。梵漢對音和兩晉南北朝語音。語言研究 3。50–55。 Xiangdong Shi. 2012. Fan-Han duiyin he Liang Jin Nan Bei chao yuyin. *Yuyan Yanjiu* 3. 50–55.
- 湯用彤。2011。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Yongtong Tang. 2011. *Han-Wei Liang Jin Nan Bei chao Fojiao Shi*, zengding be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王力。2014。漢語語音史。北京：中華書局。 Li Wang. 2014. *Hanyu Yuyin 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向筱路。2022。漢語複雜式音變構詞及其語義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Xiaolu Xiang. 2022. *Hanyu fuzashi yinbian gouchi ji qi yuyi yanbian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向筱路。2024。梵漢對音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語言學論叢 1。74–87。 Xiaolu Xiang. 2024. Fan-Han duiyin yanjiu zhong zhide guanzhu de jige wenti. *Yuyanxue Luncong* 1. 74–87.
- 朱曉農、寸熙。2007。清濁音變圈：自然音變與泛時層次。見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166–186。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Xiaonong Zhu & Xi Cun. 2007. Qing Zhuo Yinbian Quan: Ziran Yinbian yu Fanshi Cengci. In Pang-hsin Ting et al. (eds.), *Lishi Cengci yu Fangyan Yanjiu*, 166–186.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宗福邦、陳世鐸、于亨（主編）。2019。古音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 Fubang Zong, Shinao Chen, Ting Yu et al. (eds.). 2019. *Guyin Huiz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Brough, John.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row, Thomas. 1937.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South. 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Coblin, South.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Garellek, Marc, Amanda Ritchart & Jianjing Kuang. 2016. Breathy voice during nasality: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Journal of Phonetics* 59. 110–121.
- Pischel, Richard. 1957.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Prākṛit languages*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trans. by Subhadra Jhā. Varanasi: Motilal Banarsidass.
- Woolner, Alfred. 1917. *Introduction to Prakrit*.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 Yamada, Isshi. 1967. *Edition of the Karuṇāpuṇḍarīka: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dissertation.

The Initial System of Hexi Chinese in the 5th Century: Centred on the Transcription in the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by Dharmakṣema of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Xiaolu Xi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Dharmakṣema (385–433 CE) was a renowned Buddhist monk of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who translated numerous Buddhist scriptur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criptions of dhāraṇīs, proper names and akṣara transliterations in his translations to explore the initial system of Hexi Chinese in the 5th centur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Voiced obstruents were pronounced as unaspirated consonants; (2) Labiodental and bilabial consonants had not yet differentiated; (3) The *duān* group and *zhī* group were largely differentiated, with the *zhī* group pronounced as retroflex consonants; (4) The *zhāng* group were palatal consonants, and the *chán* initial was an affricate; (5) Voiced nasal initials were pure nasals without stop components; (6) The correspondances of the *xiá* initial fe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Overall, the initial system of Chinese reflected in Dharmakṣema's translations does not exhibit features that can establish a historical link with later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but rather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common language of his time.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 transliterated term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underlying language of Dharmakṣema's translations contained some Prākṛit elements, the degree of Sanskritization was already quite high.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e validity of using Sanskrit as an intermediary for phonological studies of early monks' translations.

Keywords

Dharmakṣema, Hexi Chinese, initial system, underlying language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xxl_1993@126.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1月26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2月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2月2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